

刊叢學文

利勝之生

敬 方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利勝之生

散 方

有版權

定價金圓七角

利勝之生

作 敬 方

人行發
林文吳

所行發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所刷印
所刷印活生化文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
目次

讚美	一
不安的日子	一二
愛憎	一九
苦難	二九
逃難短曲	六八
浪子的沉思	八〇
現實與夢	九〇
小孩是大人的根苗	一〇二
瘋人	一〇七

單純的信念

一一〇

影子

一二六

勝利篇

一三三

時代

一三五

勝利

一三九

人民的聲音

一四二

他們如此說

一四六

死

一五七

文化的故鄉

一五一

命運

一五九

讚美

一

那年，我坐在逃難的車箱裏，沿途看見一列列兵車僂僂地開往前方。兵士們罩在偽裝的枝葉裏。有時我可以瞻望他們鎮定的神色。我知道他們正在奔赴戰爭。那麼從容而又那麼安靜。什麼力量能使他們這樣呢？能使他們樂於獻出那最寶貴的東西生命呢？能使他們視死如歸呢？

我想起了一個崇高的觀念：

每一種肯定在克己中完成。你在自己身上放棄的得生。凡是想法肯定自己的都否定自

已。完全的享有惟有以贈與證明自己。凡是你不會贈與的一切都佔有你。沒有犧牲就沒有復活。一切惟靠供獻而開花。你企圖在自己身上保護的一切都萎縮。

你從何而知果子熟了呢？——從這一點。從它的離枝。一切爲了贈與而成熟。於貢獻中完成。

今年，我住在鄉下，附近有一個兵營，每天清早天還不大亮就聽着悠揚的號聲，急促的操練的脚步聲，那好像是喚我起床的晨鐘。但是，有一天，那成千的兵士，背着背囊，負着槍械，從我們門前走過以後，就沒有回來過了。清晨我失去了那熟悉警惕的聲音。於是我又聽到鄰兒好奇的探問：

『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呢？』

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呢？我也問着我自己。我自然地想到勝利的明天。但我應該勇敢地說出：『他們不回來了。』我們沉思着。其實，他們並沒有

走，他們是還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何必還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呢？他們已從自己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土地，他們在世界上找到一個適當宣示真理的美的地方。要去，他們要去，那本身就是全意義。若以他們要回來，那是指他們已完成了一個這時代最莊嚴的事功，他們的「去」，就是「回來」，同時激勵千萬人去，不要再問什麼時候回來；去，而且我們要跟着去，這正是一個成仁就義的時代。

『凡是美德都在放棄自己完成。』我們知道『一只果子若不死，還是一只。』而且，我還想唱出那氣壯山河的一句：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

這些日子，工人們成天搬着磚瓦，從我窗前來來去去，山旁那排新修的小房子快完工了。

我默默地想着。孩子們玩着積木，砌成了一座塔，一個房，便得意地笑開了，拍手，叫人看。工匠們終日勞動着，蓋好了一座樓，一道橋，便舒暢地換口氣，臉上現出快適的表情。

那是一個工程的圓滿。

建築代表人類的美。燕都富麗輝煌的宮殿，列寧格勒典雅崇宏的樓閣——人類心智勞力的結晶，藝術的頂點。

鳥有巢。獸有窟。人有家。穴居野處巢穴，逐水草而居，茅屋草舍，磚瓦的房廊——這是文化歷史的階梯，人類生活給做成的。

哪兒有人，哪兒便有磚瓦，居室。感謝四壁給我們以庇護與溫暖。

然而這卻是一個冷酷的時代。

多少宅宇被焚化了，坍了，倒了。殘磚斷瓦，我看見，在成都，在昆明。殘磚斷瓦，我沒有看見，在莫斯科，在列寧格勒。自己的國家，別人的國家，自己的故鄉，別人的故鄉，都感到寒冷。整個人類感到了寒冷。

血與淚流在磚上，流在瓦上，它們便是被損害的痛苦的符牒，遭了浩劫，它們悄聲地咀咒着。現在，我們每個人都站在它們前面。站在感人深切，促人省悟的無字的詩篇前面。我們默默地唸着，又默默地記着。

我想起了山裏或者河畔的窯。炭火紅紅地燒着。窯旁平壘上放着成形的土塊，井然有序，面孔烏黑的工人把它們一塊塊運進窯裏，燒着又燒着，到時候便成了堅實的磚或瓦。再經過泥水匠的手，就是一幢幢的房屋。

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有句美言：『雪裏送炭』。在這毀滅的世紀，送着

磚瓦更其可貴可謝了。但授與者並沒有把它們當作恩物。

你看，在廢墟上又蓋着新的房子來了。偏僻的鄉下也蓋起新的房子來了。因此，我更懂得新生的真諦。

我要讚美勞力的偉大。

我想我們苦難的人便是窖。鍛鍊過的思想，情感，與意志的磚瓦所構立的精神建築，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。

我要讚美勞心的偉大。

三

他伏着案。面前展放着一冊中國分省新圖。幾隻細小的指頭在山脈河流平原間蠕動着。綠色的江西。藍色的河南。黃色的湖北。紅色的廣東。他指了台兒莊，長沙，又指襄樊，然後風陵渡……他低聲地說着『神聖的戰場』。

「你在祈禱嗎？」

「用我負着偉大使命的指頭保衛國土的完整。」

我默然。

「你看這是多美的圖案呵。我逃難出來，東西全丟了，卻苦心帶走而只保存了這本地圖。」

「一翻開它，我心裏就浮起了熱愛。」

「永遠保留着這最美麗的圖案。」

我們深深地祝福着。

一支魚獨的淡光，他在傾心地寫着。

「你在寫什麼？這樣暗的光，你看得見嗎？」

「這裏簡直沒有光，我在黑暗裏寫着光明，我從前很歡喜故事裏的國王的點金術，而今我欲要筆尖點黑暗成光明。」

『是的，光明會從黑暗裏迸放出來的。』

『你沒有看見我那隻夜明錶嗎？我的字要像那些閃亮的阿刺伯字，不，當然比它們還強烈，還光明。』

他在窗前宏亮地唱着：

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

又唱着：

我們是中國的主人！中國的主人，中國的主人。

『歌曲就是我們的武器，一位詩人說過。』

「你爲什麼偷聽我的歌？」

「我要聽出祖國的明天。」

歌聲把我們的心結合在同一的願望裏了。

四

真早呵，你點着燈在機旁織布的，你披星戴月在田裏播種的，你天不亮就起來蓋房子的，我在去工作的路上看見了你們。

猛然間我好像有所領悟：你們的勞力緊貼在我的身上，循環在我的血裏，你們的勞力便是我的生命呵！我應該屬於你們。

你們是人類的骨子。你們以自己的生命飽養別人的生命。

我要用什麼來報答你們呢？我做的工作與你們又相隔那樣遠。但我並不負恩於你們，我只能向你們低首下心。我要抱着感激的情懷，滿唱出我的讚

美。

但是，任何讚美在你們前面將顯得多麼渺小而瘡啞呵！

真早呵，你浩蕩的出征行列。在成都，在昆明，在各個地方，我都會感到過歡送抗敵將士的興奮與狂熱，但都沒有令我這樣感動，雖然沒有鞭炮和口號的歌頌，與夫錦旗和標語的讚揚。你們悄悄地出發了。你們走得那樣神聖而又穩肅。

在未看見你們以前，我已看見晨光下無邊清涼的大地。那些等距的高大的電線杆子好像十字架。我們苦難的土地所負的十字架。你們的出現忽然使我想到基督。你們正是我們這世紀的基督，捨身去救一個墮落而快淪亡的人類。你們是新的基督，當然不只一個，而是千千萬萬，去把長久在苦痛中的人類解救出來。

這些電線杆子當微風吹過的時候總發出幽微的鳴叫。但願自你們去後，

它們將大聲地歌唱你們英勇的故事，解放的故事。

你們是人類的肖子。你們以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別人的生命。你們的血流在千萬人的心裏，千萬人的生命都是屬於你們的。它們都是你們光明磊落的臣民。

然則，我們將怎樣對你們表我們崇敬的微忱呢？我知道『我的幸福成自贈與。我的幸福就是增加別人的幸福。我需要全體的幸福以便幸福。』我們要為人類嚴肅地工作。在後方也有前方，我們的前方在工廠，在農場，在學校，各人有各人的前方，許許多多不同的前方呵，而且，首先，我們都應該在精神的最前方奮勇地挺立着。

你們，新時代的基督呵，一切比起你們都渺小而無力，我讚美的歌吟自然也沒有了音響。

不安的日子

壹

一月十四日十二點五分，從東方，從崇山峻嶺那邊，飛來了六架日本轟炸機，侵入××領空，軋軋地盤旋着，它們要毀滅這後方不設防的城市。它們是巨大的黑點，染污了晴朗的藍空，而給整個城市帶來了陰暗與恐懼。炸彈雷鳴着。它們在縱火焚燒市區的房屋，在恣意地屠殺良善的人民，在對火光煙影獰笑。

這裏，魯班廟，是炸毀了民衆第一分校。這是校舍的屍骸，殘磚，斷瓦，焦糊的木柱，冒着餘煙的灰燼，這裏是火場，燒死而且活埋了五十多個